



CE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054

THE TIME MACHINE

时间机器

《时间机器》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解读了遥远的未来……描述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星球。

—— 布赖恩·奥尔迪斯（英国著名科幻作家）

H. G. Wells

〔英国〕H. G. 威尔斯 著 青闰 译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54

〔英国〕H. G. 威尔斯 著
青闰 译

时间机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机器：汉英对照 / (英) 威尔斯 (Wells, H. G.) 著；
青闰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2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3364-9

I. ①时… II. ①威… ②青…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9032号

书 名 时间机器

作 者 [英国] H. G. 威尔斯

译 者 青 闰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杨 松

原文出版 Bantam Dell (200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地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6.25

字 数 73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364-9

定 价 1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1895年出版《时间机器》一举成名，之后又发表了《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多部科幻小说。

《时间机器》是他最成功、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逻辑缜密，充满悬念，对未来景物描写细致生动，人物心理刻画细腻深入。

故事讲的是时间旅行家发明了一种能在时间维度上任意驰骋的机器。他乘着时间机器穿越 80 多万年的时空，抵达公元 802701 年，而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谁都料想不到的可怕世界。这时的世界物产丰饶，人类分化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一种是脆弱娇小的埃洛伊人，悠闲地生活在地面上的豪华宫殿中，养尊处优，饱食终日，智力和体力退化；另一种是凶悍粗野、形如狐猴的莫洛克人，生活在黑暗的地下世界，整日在隆隆的机器旁劳动，养肥埃洛伊人供自己食用。时间旅行家逃离了那个年代，飞到了几千万年后，迎接他的又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景象。那时的世界满目疮痍，人类灭绝，只剩下白蝴蝶和巨型螃蟹。最后，他终于回到现在，将自己旅行的经历一一告诉了朋友们。不久以

后，他又踏上了第二次时间之旅。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不解之谜。

《时间机器》是一部巧夺天工的社会寓言，运用近乎恐怖的手法和错综复杂的情节展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历险故事，开创了科幻小说的先河，同时也是世界科幻小说史上第一部以时间旅行为题材的作品。后世的有关时间旅行的科幻小说，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它的启发和影响。通过《时间机器》，威尔斯还表达了对人类终极处境的关怀，拨动了亿万颗不安的心灵。

2012年6月18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2
第五章.....	32
第六章.....	48
第七章.....	54
第八章.....	61
第九章.....	68
第十章.....	75
第十一章.....	79
第十二章.....	84
尾声.....	90

第一章

时间旅行家正在给我们详述一个深奥的问题，他的灰色眼睛炯炯有神、闪闪发亮，平常苍白的脸色现在白里透红，充满生气。炉火熊熊燃烧，白炽灯在银百合里发出的柔光，照在我们玻璃杯里闪现、移动的泡沫上。我们的椅子是他的专利品，与其说是让我们坐，不如说是拥抱、爱抚我们。丰盛的晚饭后，气氛非常舒适，思想不受精确的束缚，从容驰骋。他就这样一边用瘦瘦的食指点着要点，一边向我们讲这个问题。我们都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欣赏他在这个新悖论（我们这样认为）上的认真态度和丰富创意。

“你们必须仔细听我说，我必须反证一两个几乎公认的观点，比如，他们在学校里教你们的几何学就是以错觉为根据建立的。”

“指望我们从这里开始听起，那不是太夸张了吗？”菲尔比说。他是一个喜欢辩论的红发人。

“我不是请你们接受任何无稽之谈，你们很快就会承认我需要你们承认的东西。你们肯定知道，数学上的一条线，高度为零的一条线，其实根本不存在。他们是那样教的吧？数学上也没有平面，这些纯粹都是抽象的东西。”

“说得不错。”心理学家说。

“只有长、宽、高的立方体，其实也无法存在。”

“我反对这种说法，”菲尔比说，“固体肯定可以存在。所有真实的东西——”

“多数人都这么认为。不过，等一会儿。一个瞬时立方体能存在吗？”

“不明白你的意思。”菲尔比说。

“一个根本没有持续时间的立方体能真正存在吗？”菲尔比陷入了沉思。

“显而易见，”时间旅行家接着说道，“任何真实的物体都必须向四个方向延伸：它必须有长度、宽度、高度和持续时间。可是，因为人体天生的缺陷（这一点我一会儿向你们解释），我们常常不注意这个事实。其实有四维空间，其中三维我们称为空间的三个平面，第四维就是时间。然而，有一种倾向认为，在前三维空间和后者之间要划上一条虚幻的区分线，因为我们的意识从生命开始到结束都是沿着时间的一个方向间歇运动。”

“这，”一个年轻人说着，痉挛似的尽力在灯上重新点燃雪茄，“这……确实非常清楚。”

“现在，很明显这一点普遍都被忽视，所以非常值得注意。”时间旅行家继续说道，增加了一点高兴劲。“其实这就是第四维的含义，尽管有些谈论第四维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只是看时间的另一种方式。时间和空间三维的任何一维之间根本没有差异，除了我们的意识沿着时间向前运动。可是，有些愚蠢的人搞错了这个观点。你们都听过他们对第四维是怎么说的吗？”

“我没听过。”省辖市长说。

“是这样，我们数学家认为空间有三维，可以称为长度、宽

度和高度，而且总是通过每个都成直角的三个平面进行定义。可是，有些哲人一直问为什么偏偏是三维，为什么没有另一方向来同其他三个方向形成直角呢？他们甚至试图建立四维几何。仅仅大约一个月前，西蒙·纽科姆教授还在向纽约数学学会详述这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们可以在只有两维的平面上描绘一个三维立体图。同样，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能掌握透视画法，就能通过三维模型来表现四维的东西。明白吗？”

“我想是这样吧。”省辖市长咕哝道。他紧锁眉头，陷入了沉思，嘴唇翕动着，好像是重复神秘的话语。

“是的，我想我现在明白了。”过了一阵子，他说，脸上刹那露出了喜色。

“呃，我不介意告诉你们，我从事这四维几何学已有一段时间了。我得出的一些结果非常奇特。比如，这是一个男人八岁时的一张肖像，这是十五岁时的一张肖像，这是十七岁时的一张肖像，这是二十三岁时的一张肖像，等等。所有这些显然都是一个人的人生片段，可以说，是用三维表现出来的四维生命，是无法改变的固定东西。”

“懂科学的人，”时间旅行家停了一会儿，这段话需要大家适当消化，“非常清楚时间仅仅是一种空间。这是一张通俗的科学示图，是天气变化的一个记录。我用手指的这条线表明气压计的变化趋势。昨天白天升得很高，夜里又落了下去，今天早上又升了上来，就这样逐渐升到了这里。气压计里的水银肯定不是在公认的空间维度上勾画出这条线。不过，它确实勾画出了这条线。因此，我们必须断定，这条线是沿着时间维勾画的。”

“可是，”医生紧盯着炉火里的一块煤说，“如果时间确实仅是空间的第四维，它为什么总被认为是另一种东西呢？我们在

时间里为什么不能像在空间的其他维度里那样活动呢？”

时间旅行家微微一笑，“你敢肯定我们能在空间中自由活动吗？我们可以左右前后自由活动，人们一向都是这样做的。我承认我们可以在两维中自由活动。可是，上下怎么样呢？地心引力限制了我们的活动。”

“不完全是，”医生说，“气球就可以。”

“可是，在气球之前，除了间歇性跳跃和路面不平外，人根本无法自由垂直运动。”

“然而，他们还是能稍微上下运动。”医生说。

“向下比向上容易，容易得多。”

“而你在时间里根本无法动，你无法从现在这一时刻中逃离。”

“我亲爱的先生，这正是你错的地方，这正是全世界错的地方。我们总是在从现在这一时刻中逃离，我们的精神生活是非物质的，没有维度，从生到死沿着时间维匀速向前。这就像我们的生命从地表五十英里的高空开始，我们就会向下降落那样。”

“可这就是那个大难点，”心理学家插话说，“你可以朝空间的任何一个方向运动，但你无法在时间里往返运动。”

“这就是我伟大发现的萌芽。可是，你说我们在时间里无法运动是错的。比如，如果我在栩栩如生地回忆一件事，就回到了它当初发生的那个时刻。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出神了。我暂时跳回了过去。当然我们的身体无法退回过去的时间，就像一个野蛮人或一只动物无法待在地面上方六英尺的空中一样。可是，文明人在这点上要比野蛮人状况好，他可以乘坐气球对抗地心引力。那他为什么就不可以指望自己最终能顺着时间维停止或加速运动甚至逆向运动呢？”

“噢，这，”菲尔比开口道，“都是——”

“为什么不？”时间旅行家问。

“这不合理。”菲尔比说。

“什么理？”时间旅行家问。

“你可以通过辩论把黑的变成白的，”菲尔比说，“但你永远说服不了我。”

“也许不能，”时间旅行家说，“但现在你开始明白我研究四维几何学的目的了吧。很久以前，我就隐隐约约构想一种机器——”

“去穿越时间！”年轻人惊叫道。

“它会平平常常地在空间和时间的任何方向运行，任凭驾驶员控制。”菲尔比惬意地笑道。

“可我有实验证明。”时间旅行家说。

“这对历史学家会非常方便，”心理学家建议说，“比如，他可以回到过去，考证公认的黑斯廷斯战役的记述！”

“你不认为你会引人注目吗？”医生说。“我们的祖先决不会容忍弄错年代。”

“人可以直接从荷马和柏拉图的嘴里学习希腊语。”年轻人想道。

“那样的话，他们肯定会让你考试不及格。德国学者已经大大改进了希腊语。”

“那还有未来呢，”年轻人说，“请想想吧！人们可以把所有钱都投资进去，让它在那里生息积累，然后再匆匆向前赶！”

“去发现一个建立在严格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我说。

“都是不着边际、好高骛远的理论！”心理学家说。

“是的，我原先也这么想，所以我从未谈过这件事，直到——”

“实验证明！”我叫道，“你要证明它吗？”

“实验！”菲尔比嚷道，他渐渐有些头昏脑涨。

“无论如何要让我们看看你的实验，”心理学家说，“尽管你知道这都是胡说八道。”

时间旅行家向我们微微一笑。随后，他仍然面带微笑，双手深深地插在裤袋，慢慢地走出房间。我们听到他趿拉着拖鞋沿着长长的走廊向他的实验室走去。

心理学家望着我们说道：“我不知道他搞什么？”

“是想要什么花招吧！”医生说。菲尔比正想给我们讲他曾在伯斯勒姆看到的一个魔术师，但还没说完开场白，时间旅行家就回来了。菲尔比想说的逸闻趣事就告吹了。

时间旅行家手里拿的东西是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属框架，几乎还没有一只小钟表大，做得非常精美，里面有象牙和一种透明的水晶物。现在我必须交代清楚，因为接下来的事绝对无法解释，除非他的解释会被接受。他搬起散放在房间里的其中一张八仙桌，摆到炉火前，两条桌腿压在炉前地毯上。他将那个机械装置放在桌子上，然后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桌上仅有的另一件东西是一盏带灯罩的小台灯，明亮的灯光照在这个模型上。周围还有大概十几支蜡烛，有两支插在壁炉架的铜烛台上，另几支插在壁烛台上，所以房间里灯火辉煌。我坐在最靠近炉火的一把矮椅子上，又向前拉了拉椅子，几乎让自己坐在了时间旅行家和壁炉之间。菲尔比坐在他背后，越过他的肩膀向前看着。医生和省辖市长从右侧望着他，心理学家从左侧望着，年轻人站在心理学家后面。我们都全神贯注。在我看来，无论构思多么巧妙，无论做得多么熟练，任何花招在这些情况下似乎都难以瞒天过海。

时间旅行家看看我们，然后又瞧瞧机械装置。“好了吗？”

心理学家问。

“这个小玩意，”时间旅行家说着，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手一起按到仪器上，“只是一个模型。我的计划是造一台时间旅行用的机器，你们会注意到它看上去特别歪斜。这根杠杆表面闪闪发光，样子古怪，好像有些不真实。”他用手指了指那个部分，“另外，这有一根白色小杠杆，这里还有一根。”

医生从椅子上站起来，凝视着机器。“做得真漂亮。”他说。

“花了两年时间才做出来。”时间旅行家回答说。随后，当我们都跟着医生站起来时，他又说：“现在我想要你们明白，这根杠杆一按下去，就会让这台机器滑进未来。另一根杠杆操作则反向运动。这个鞍子充当一个时间旅行家的座位，我马上就按这根杠杆，机器会离去。它会突然消失，进入未来时间，然后无影无踪。好好看看这东西，也要看一下桌子，确认根本没有什么花招。我不想浪费了这个模型，还被人说成是骗子。”

大概停顿了一分钟。心理学家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但又改变了主意。接下来，时间旅行家将手指伸向杠杆。“不，”他突然说道，“让我借用你的手。”说着，他转向心理学家，握住他的手，让他伸出食指。因此，是心理学家亲手把时间机器模型送向了无限的旅程。我们都看到了杠杆转动，我完全肯定没有任何花招。微风吹来，灯火跳动。壁炉架上的其中一支蜡烛被吹灭。那台小机器突然转动起来，渐渐变得模糊，大概转眼间在视野里就变得模糊，犹如闪着微光的黄铜和象牙旋出的涡流。它飘然而去——突然不见了！除了那盏灯，桌子上空空如也。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菲尔比说他真该死。

心理学家从恍惚中醒过神来，突然向桌下瞅去。见此情景，时间旅行家笑了起来。“好了吗？”他带着心理学家刚才的腔调

说。随后，他站起身，走到壁炉架的烟丝罐前，背对着我们，开始向烟斗里塞烟丝。

我们面面相觑。“喂，”医生说，“你这是当真吗？你真的相信那台机器已经走进了时间吗？”

“当然。”时间旅行家说着，弯腰在壁炉火上点燃了一个纸捻，然后转过身，一边点烟斗，一边望着心理学家的脸。为了表明自己没有慌乱，心理学家拿起一支雪茄，连烟蒂都没掐，就点起了火。“此外，我那里还有一台大机器快要完成了。”他指了指实验室。“装配好后，我想亲自去旅行一次。”

“你是说，那台机器已经走进了未来？”菲尔比问。

“走进了未来还是过去——我还不肯定是哪一个。”

过了一会儿，心理学家灵机一动说：“如果它去了什么地方，那它一定是走进了过去。”

“为什么？”时间旅行家问。

“因为我认为它没有走进空间里。如果它进入了未来，那它这段时间还会在这里，因为它一定会穿过这段时间。”

“可是，”我说，“如果它走进了过去，我们初次进入这个房间时就会看见它。上星期四我们在这里，还有上上星期四，等等！”

“认真的反驳。”省辖市长评论道。他露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转向时间旅行家。

“根本不是，”时间旅行家说着，转向心理学家，“你想想，这你能解释。这是阈限下的表象，是无力的表象，你知道。”

“当然。”心理学家说，打消了我们的疑虑。“这是心理学的一个简单论点。我早应该想到这个。它够明白的，而且令人高兴的是，有助于阐明这种似非而是的现象。我们无法看到，也无法欣赏这台机器，就像我们无法看到旋转的轮辐和飞过空中的子弹

一样。如果这台机器旅行的速度比我们快五十或一百倍，如果它经历一分钟而我们才经历一秒钟，那它产生的效果肯定只是它未做时间旅行时的五十分之一或一百分之一。这够明白的。”他将手穿过原来放机器的地方。“你们明白了吗？”他笑着问道。

我们坐在那里，盯着空桌子看了一分钟左右。这时，时间旅行家问我们怎么看待这一切。

“这一切今晚听起来够真实的，”医生说，“但要等到明天，等明天早上的判断。”

“你们想看看真正的时间机器吗？”时间旅行家问。于是，他手里拿着灯，在前面领路沿着通风的长廊走向他的实验室。闪烁的灯光，他疯狂的大头的侧影，晃动的人影，我们大家跟着他的情景（心里迷惑但又不愿轻信），我们在实验室目睹那台从我们眼前突然消失的小机器的大版本，现在都历历在目。其中有些部件是镍制的，有些是象牙做的，有些肯定是用无色水晶锉成或锯成的。机器大致已经完成，但扭曲的水晶棒没有完工，还放在几张图纸边的凳子上。我拿起一根水晶棒好好看了看，好像是石英的。

“喂，”医生说，“你这是完全当真的吗？还是一种花招，就像去年圣诞节你给我们看的那个鬼一样？”

“我想坐这台机器，”时间旅行家高举着灯说，“去探索时间。这明白了吧？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如此当真过。”

我们谁也不知道如何去领会他这句话。

我越过医生的肩膀，碰到了菲尔比的目光。他神情严肃地向我使了个眼色。

第二章

我想，当时我们谁都不相信时间机器。其实，时间旅行家是一个聪明得让人难以相信的人：你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看透了他；你总是怀疑他明晰坦率的后面藏有玄机、设有埋伏。如果让菲尔比展示这台模型并用时间旅行家的话来解释这件事，我们对他的怀疑就会少得多，因为我们能一早察觉到他的动机，连一个杀猪的人都能了解菲尔比。可是，时间旅行家不仅仅是有异想天开的特质，而且我们都不信任他。能让一个没有他聪明的人出名的东西到他手里好像就成了恶作剧。做事太容易是一个错误。那些对他认真相待的正经人从来看不透他的行为举止。不知何故，尽管他们明谋善断，但他们都意识到信赖他就像用薄胎瓷器去布置托儿所一样。所以，我想我们在那个星期四到下个星期四这段时间里，谁也没有多谈时间旅行的事，尽管我们大多数毫无疑问地认为有一些可能性：也就是看似真实、实则难信，那意味着有可能弄错年代、造成一片混乱，让人莫名其妙。我自己则全神贯注想着模型里的窍门。我现在还记得星期五在林奈遇到医生后和他讨论的情景。他说他在杜宾根曾见过类似的一件事，而且特别强调了蜡烛被吹灭的现象。可是，其中的窍门，他却无法解释。

下星期四，我又去了里士满——我想我是时间旅行家的一个

常客——而且，因为到得晚，我发现有四五个人已经聚集在了他的客厅里。医生正站在炉火前，一手拿着一张纸，另一手拿着他的手表。我环顾四周，寻找时间旅行家。“现在已经下午七点半了，”医生说，“我想我们最好吃饭吧？”

“怎么不见——？”我问，说出了我们主人的名字。

“你刚来吧？真怪。他是不得已被耽搁了。他留了一张条子，说如果他下午七点钟还不回来，就让我们开始吃饭。说他回来后再做解释。”

“让饭糟蹋了似乎可惜。”一位著名日报的编辑说。于是，医生摇铃。

除了医生和我自己，心理学家是唯一出席过上次晚宴的人。其他几个人分别是前面提到的编辑布兰克、一名记者，还有一位我不认识，是一个留着胡子、文静羞涩的男人。据我观察，他整个晚上都没有开口说话。吃饭时，大家都在猜测时间旅行家缺席的原因。我半开玩笑地提到了时间旅行。编辑想听解释，心理学家自告奋勇声音低沉地对我们那天目睹的“巧妙的谬论和花招”做一番解释。他正讲着，走廊门慢慢地、悄然无声地打开了。我面朝门坐，第一个看到。“你好！”我说，“终于回来了！”这时，门开得更大了，时间旅行家站到了我们面前。我发出了一声惊叫。“天哪！嗨，怎么了？”医生大声问道。他是第二个看到的。全桌人都转向了门口。

他的窘迫令人惊异，外套满是灰尘，肮脏不堪，袖子上沾满了绿色斑点，头发蓬乱，在我看来，好像更加灰白了——要么是因为灰尘和污垢，要么是因为头发确实褪色了。他面色惨白，下巴上有一条褐色伤口——才好了一半。他神情憔悴，形容枯槁，好像经历了剧痛。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仿佛被灯光照花了